

The cover features a dark brown background with a decorative border of repeating floral and geometric patterns. In the center, there are two large, symmetrical floral motifs. The top one is a stylized flower with a central stem and leaves, flanked by circular medallions containing floral designs. The bottom one is a larger, more complex floral arrangement with multiple layers of leaves and flowers, also symmetrical.

外国古今文学名著丛书

#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外国古今文学名著丛书

# 贵 族 之 家

〔俄〕屠格涅夫 著  
黄 伟 经 译

外国古今文学名著丛书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著 黄伟经 译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7.25印张 8插页 161千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600

书号 10099·1734 定价 1.00 元

## 《贵族之家》序

端木蕻良

我在天津读中学时，母亲在北京生了病，写信要我去看她。我到北京时，同学胡思猷也在，住在他叔父胡适家里，我们时常见面。有一次，我在他家大书架上，看到一本袖珍版英文小说，取下一看，题名：《LISA》，作者却是屠格涅夫。这自然引起我的好奇，借回家中一看，原来就是《贵族之家》的英译本。

后来，才看到丽尼从英译本译成中文的《贵族之家》。他以诗的笔法，翻译屠格涅夫诗一般的小说，使这部名著在中国得到广泛流传，这个功绩，是不会泯灭的。

现在，黄伟经同志从俄文本把《贵族之家》译出，这在我国是首次。对世界名著，有几种译本并存，是非常应该的，原文译本更是不可少的，何况是对我国近代作家有着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屠格涅夫呢。屠格涅夫对生活的深邃理解和表现手法的精湛，确实值得我们借鉴。他对文学的见解，也犀利透彻。就以他创造了罗亭、莉莎、拉夫列茨基等的生动的典型，和把唐·吉河德与哈姆雷特这两个典型确定下来，已足够说明这一点了。

记得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时，霞飞路邮局拐角处，有个专卖外文的旧书摊，我买过原版俄文的《贵族之家》，因我那时正想学俄文。由于生活的动乱，未能如愿。那俄文版的《贵族之家》，早已不知去向了。今天，我亲眼看到从俄文译成中文的《贵族之家》，我的感情自然就比别人更加浓挚了。

屠格涅夫不以情节故事来吸引人，他不象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对人物作灵魂的拷问。他的创作方法，完全是屠格涅夫式的。当然，他受法国文学影响很深，但我却觉得他更富于东方色彩。

屠格涅夫用抒情的画笔，为我们写下刚刚死去儿子的农妇，对待一点盐的虔诚态度；在《门槛》里，勾勒出一位向真理献身的姑娘；在他的笔底下，能使人物放射出一种精神力量，使读者象触电般受到震撼，但这电流是看不见的，而且是无声的。

就以《贵族之家》为例，在全书进入高潮的时候，作者却尽量吝惜笔墨，绝不使主角多说一句话，多作一个姿态，多流露一丝表情。在莉莎对自己的命运，作出了决定性安排的时候，作者全用白描手法，绝对不要任何渲染，揭示出莉莎的内心活动。在莉莎跌入最痛苦境地时，在她周围的人们，却滋生出一种神秘的“幸福”感；看到生活的浪花，已经消逝，一切又该按照往常安排开始运转。大家都感到舒出一口气……。这是最可怕的，美便这样被粉碎了！在无声中粉碎，在莉莎吐露自己内心独白时（是对话，实质是独白），作者绝不搜集各种最容易打动人心字句，只是要她直白的说：“……幸福不会降临给我，甚至当我怀着幸福的希望的时候，我的心也总是痛苦的。不论我自己的罪孽，别人的罪孽，以及爸爸怎样给我们积攒到这些财产的，一切我都知道……”，“有一种力量在召唤着我。我难过，我想要永远隐藏起来。……”

这就是屠格涅夫写莉莎向贵族社会告别的话。她不是高呼，而是“低声”地说出这种平淡无奇的话，但她的头是“抬起”的，脸颊是“热得发红”的。这也就是我体会的屠格涅夫的东方色彩写法……

莉莎从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身上看到，这位夫人可以随心所欲干着世上一切事情，她恋爱，结婚，对丈夫不忠，对孩子不负责任，她只知道消费，不知其他……，但她仍然能够赢得整个上层社会。她快活，她满足，她甚至可以傲视一切。而在这些地方，却没有给莉莎留下任何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她，把莉莎给挤掉了。也正是这个时候，“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已经把他（曾热烈追求莉莎的潘辛）征服了，就是说，已经把他迷住了；用另一句话已经不能表达她对他的那种无法抗拒的、唯命是从的无限权威。”不难看出，在精神品格上，瓦尔瓦拉和潘辛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而拉夫列茨基虽然不同于他们，但是却完全在市侩主义者面前躲避了，败退了。他有着自己足以自慰的道理：“他已经变成一个很好的东家，真的已经学会种田，而且不仅仅是为自己而劳动；他，已经尽可能地使自己的农人们的日常生活得到保障和改善。”他这“东家”是可以心安理得的了。

屠格涅夫常常用人们不易觉察的语气来作出讽刺和判断。在这里，拉夫列茨基终了他“好”东家的一生，也正是忠于他“无用的生命”的一生。

自从莉莎得知瓦尔瓦拉还活着，而且已经回来，她不可能和拉夫列茨基继续恋爱下去的时候，便决心和他诀别，同时，也向整个社会（她所接触到的有限的社会）诀别了。这并不意味着在她眼里，拉夫列茨基等于整个的世界，而是整个世界并不高于拉夫列茨基。这个世界终究被市侩给吞蚀掉了。

在屠格涅夫笔下，丧钟就为贵族社会而敲。

“一切都已经完了，……是的，一切都已经完了。”

这样一幅时代画卷，作者却以冷隽的笔致，作了散文诗般

的刻画。

我们不妨再举一例来说，在故事结束时，拉夫列茨基和莉莎最后一次见面，屠格涅夫描写莉莎时运用的表现方法，也纯粹是屠格涅夫式的：“……也没有望他（拉夫列茨基）一眼，只是一对眼睛朝他身上微微地动了一下睫毛。她只是把自己瘦削的脸庞俯得更低一些——而且，她那缠绕着念珠、紧握着手指，也互相贴得更紧。……”

这里没有更多的话，也没有更多的描写，更没有心理的挖掘，他给读者留下一个内心仍然藏着火焰般的热情，而对市侩主义宣告永远决裂的一位青春女子庄严的形象。这个女子，她担负着别人不可能担负的东西，从地狱之门走向地狱之门……

屠格涅夫长于抒写自己的感情，更长于传写小说人物中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是思辨的，也就是说，感情要经过理性的分析，才是可贵的。感情如果是盲目的，冲动的，违反理智的，这种感情，必然是属于廉价的。因为它既不能担负起庄严的使命，也不能完成什么崇高的事业。因此，屠格涅夫反对“下意识”的创作。在这点上，给我留下最深的影晌。

就我个人来说，至今，仍愿从屠格涅夫那里受益。在就要跨进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重新注视一下屠格涅夫，也是大大值得学习的；他的全部作品，仍是人类的瑰宝。它们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在未来的世纪里，仍将被人们重视和学习。

黄伟经同志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中，用了一年左右的业余时间，不顾眼疾，毫不松懈，从俄文译出这部驰名世界的名著，给我们提供了直接向这位卓越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家再学习的机会，他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

一个明媚的春日已快临近傍晚，一小朵一小朵粉红色的浮云高悬在晴空，好象没有飘飘然移动，而是正在化入蓝天深处。

奥……省省城边缘的一条街上，在一座漂亮住宅敞开的窗户前边（事情发生在一八四二年），坐着两个女人：一个大约五十岁，另一个已是七十岁的老太太。

她们中头一个叫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卡利京娜<sup>①</sup>。她的丈夫，过去是省里的一位检察官，当时一个出名的投机家，——为人灵活而果断，毒辣而固执，——大约在十年前已去世。他受过很不错的教育，读过大学，但是由于出身于贫寒阶层，很早就懂得给自己开辟前程和积攒钱财的重要性。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因为爱上了才嫁给他，他长得不难看，也聪明，当他乐意的时候，还非常可爱。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出嫁前叫佩斯托娃）还在童年时代就失去双亲，在莫斯科一间贵族女子中学度过了几年，随后回到离奥……城五十俄里<sup>②</sup>自己祖传的波克罗夫斯克村，跟一个姑姑和一个哥哥一起生活。这哥哥很快迁去彼得堡任职，以后直到他突然死去而中

<sup>①</sup>在俄罗斯女性中，出嫁前姓名中的姓跟父亲，出嫁后则跟丈夫的姓。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是名和父名，卡利京娜是丈夫卡利京的姓，加“娜”表示卡利京之妻的意思。

<sup>②</sup>一俄里等于一·〇六公里。



断他的事业以前，都虐待妹妹和姑母。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继承了波克罗夫斯克村<sup>①</sup>，但她在村里住的时间不长；她跟几天内就征服了她的心的卡利京结婚之后第二年，把波克罗夫斯克村交换到另一处更有利可图得多的、但不漂亮也没有庄园的产业，同时，卡利京也在奥……城买了一座房子，他和妻子也就在那儿长久定居下来。房子旁边有一座大花园；它一面正对着田野，背靠城市。“所以，”很不喜欢乡村的宁静的卡利京拿定了主意，“用不着去乡下蹓跹。”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心里不止一次惋惜她那美丽的波克罗夫斯克村，以及那欢快的溪流，辽阔的草地，绿色的丛林；可是，她无论怎么样都不会跟丈夫顶嘴，而且崇拜他的才智和通晓世故。当结婚十五周年之后他死去时，留下一子两女，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已经如此习惯自己的住宅和城市生活，再也不想离开奥……城了。

在青年时代，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曾享有可爱的金发美人的名声；现在五十岁了，她容貌上那些令人愉悦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失，尽管变得有些模糊和胖了些。她变得更多情善感，更善良，到了这样成熟的年纪，还保留着贵族女子中学学生的习气；她爱耍自己的脾气，当她碰到不称心如意的事时<sup>②</sup>，她容易恼怒，甚至哭起来；但是，当她诸事都心满意足和谁也不跟她顶嘴时，她就变得很温柔和可爱。她的住宅是城里最舒适的住宅之一。她的家产也非常大，主要的产业不是继

---

<sup>①</sup>在沙皇封建专制制度下，俄国农村绝大多数村庄都是属于地主贵族所有。整个村子（包括村里的农奴、土地等等），都象任何私人财产一样，可以由地主贵族世袭继承。

<sup>②</sup>“当她碰到不称心如意的事时”是意译，直译应为：“当她的习惯受到扰乱时”。

承下来的，而是靠丈夫积攒起来的。两个女儿跟她生活在一起；儿子在彼得堡一间最好的官办学校受教育。

同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一起坐在窗口下的老太太，正是那位姑母，从前跟她一块儿在波克罗夫斯克村度过那些孤寂岁月的她父亲的妹妹。她叫玛尔华·季莫费叶夫娜·佩斯托娃。她以怪人出名，有不依赖于人的性格，对什么人都是有话当面直说，而且她只有很少的财产，举止却表现出好象她有万贯家财。她现在不必同已故的卡利京合不来了，她的侄女一嫁给他，她就躲回自己的小村子，在那儿一个农人没有烟囱的小木屋里，度过了整整十个年头。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有些怕她。小个子、尖鼻子的玛尔华·季莫费叶夫娜，虽已年老，却还是头发乌黑，眼睛锐利，走起路来灵活、直着身子，说话又快又清楚，声音尖细而动听。她经常戴着白色包发帽，穿着白色短外套。

“你这是在想什么呀？”她突然问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我的娘娘，你叹什么气呢？”

“没什么，”后者低声说，“多么美妙的云彩啊！”

“那么，难道你觉得它们可惜不成？”

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什么也没有回答。

“格杰奥诺夫斯基为什么没有来呢？”玛尔华·季莫费叶夫娜说道，灵巧地移动着织针（她正在织着一件大毛围巾）。

“他准会跟你在一起叹息，——要不就会随便瞎扯些什么。”

“您提到他总是那么严厉！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个受人敬重的人。”

“受人敬重！”老太太带着责备的口气重复道。

“他对我去世的丈夫又是多么忠诚！”玛丽娅·德米特里

叶夫娜说，“至今他想起他还不能不动感情。”

“当然啦！是他把他揪着耳朵从卑贱地位中救出来呀，”玛尔华·季莫费叶夫娜把织物翻转，织针在她两只手里更快地移动着。

“他看去象是挺谦逊的人，”她又开始说起来，“头发都花白了，可是一开口就说谎，或者滔滔不绝地搬弄是非。可他还是个五等文官呐！瞧，原因很明白，是牧师的儿子！”

“谁没有过失呢，姑妈？当然，这是他的短处。自然，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没有受过教育，不会说法语；可是，随您怎么说吧，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不错，他老是对你谄媚讨好。他不会说法语，——这有什么不得了！我自己的法国‘方言’就说不好。他哪国话都不会说倒好些；他说不了谎。瞧，正好就是他，真是说鬼鬼就到，”玛尔华·季莫费叶夫娜接着说道，向街上望了一下。

“你看，他正在走来呢，你那讨人喜欢的人。好一个高个子，象鹭鸶似的！”

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一绺鬓发。玛尔华·季莫费叶夫娜带着讪笑看了看她。

“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有了根白头发，我的娘娘？你得责备一下你的帕拉什卡。她的眼睛看什么去啦？”

“您真是，姑妈，总是……”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遗憾地低声含糊说，几个手指叩了叩安乐椅的把手。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格杰奥诺夫斯基！”一个脸颊红润的侍童从门里边跑出去，尖声喊道。

一个高个子的人走了进来，身穿整洁的常礼服、有点短的裤子，手上戴着麂皮灰手套，脖颈结着两条领带——上面一条是黑色的，下边一条是白色的。他身上的一切，从表情优雅的脸庞、梳得光滑的两鬓到没有钉后跟掌钉、不发出咯吱咯吱响声的皮靴，都显得体面和彬彬有礼。他首先向屋里的女主人鞠躬，然后向玛尔华·季莫费叶夫娜鞠躬，接着慢慢地摘下手套，走到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的一只手前边。毕恭毕敬地把她那只手吻过两次之后，他才不急不忙地坐到一张安乐椅上，带着微笑地两只手搓了搓手指尖说道：

“叶莉莎维塔·米哈依洛夫娜<sup>①</sup>身体好吗？”

“不错，”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回答，“她在花园里。”

“还有叶列娜·米哈依洛夫娜呢？”

“列诺奇卡<sup>②</sup>也在花园里。——有什么新闻吗？”

“怎么会没有呢，太太，怎么会没有呢，”客人表示说，慢慢地眨了眨眼睛，撇了撇嘴。“哼！……有的是新闻，而且是非常惊人的新闻：费多尔·伊瓦内奇·拉夫列茨基回来啦。”

“费佳<sup>③</sup>！”玛尔华·季莫费叶夫娜喊道。“得啦，我的老爷，你不是又在撒谎吧？”

①“叶莉莎维塔”和“莉莎维塔”都是同一个人名，多一个“叶”字表示更尊重、亲切些。

②列诺奇卡是叶列娜的小名。

③费佳是费多尔的昵称，费多尔·伊瓦内奇是名和父名，拉夫列茨基是姓。

“怎么会撒谎，我亲自看见过他呢。”

“得啦吧，这也还不能证明。”

“他长得很结实啦，”格杰奥诺夫斯基继续说，表现出好象没有听见玛尔华·季莫费叶夫娜的指摘，“两只肩膀变得更宽了，整个面颊都很红润。”

“长得结实了，”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从容不迫地说，“我倒觉得，他怎么会长得结实呢？”

“真的，太太，”格杰奥诺夫斯基辩解说，“另一个人处在他的位置，会觉得不好意思露面了吧。”

“这是为什么？”玛尔华·季莫费叶夫娜插进来说，“怎么这样胡说？人回到家乡来了，——请问，还要他躲到哪儿去？何况他有什么罪过呀！”

“老太太，允许我冒昧向您奉陈，当妻子行为不规矩时，丈夫总有点过失。”

格杰奥诺夫斯基勉强地笑了笑。

“请允许我好奇地打听一下，”他沉默一会后问道，“这么好看的围巾是给谁织的呢？”

玛尔华·季莫费叶夫娜立即扫了他一眼。

“织给谁呀？”她反问道，“就是织给那永远不讲人坏话，不狡猾、不撒谎的人，如果世上真有这种人的话。我清楚地了解费佳，他唯一的过失就是娇纵了老婆。好啦，他恋爱了结婚，可是这些恋爱婚姻从来也没有什么好结果，”老太婆斜视了一下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又说下去。“可现在，你呀，我的爷，你愿意怀恨谁就怀恨去吧，哪怕怀恨我也行，我走啦，好不妨碍你。”接着，玛尔华·季莫费叶夫娜走开了。

“她向来就是如此，”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目送着自

己的姑母走了后说道，“向来如此！”

“到了她这样的年纪，没有办法！”格杰奥诺夫斯基说。“你看，她老爱说：不狡猾的人。不错，这年头有谁不狡猾？世道就是如此。我有一个朋友，我告诉您，一个非常受人敬重、官职不大的人，就经常说：这年头，一只母鸡要巧妙地啄到一粒谷物，它都要想尽法子，怎么样才好从旁边扑前去哩。可是，当我一看见您，我的女主人，您的性格真的象天使一般，请让我吻吻您那雪白的小手吧。”

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微微一笑，把自己一只丰满的、五指张开的手伸给格杰奥诺夫斯基。他两片嘴唇吻了吻它，而她把自己的安乐椅向他挪近了一点，稍微弯下腰，低声问道：

“那末您见过他啦？他真的如此——没有什么，身体好，快乐吗？”

“他快乐，太太，是没有什么，太太，”格杰奥诺夫斯基悄悄地答道。

“可您没有听说，他妻子现在在哪儿吗？”

“她最近在巴黎，太太；现在听说，她移居到意大利去了。”

“这很可怕，真的，——费季诺<sup>①</sup>的处境，我不知道，他怎么忍受得了。的确，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到不幸；可是，可以说，他的事闹到全欧洲都知道啦。”

格杰奥诺夫斯基叹了口气。

“是的，太太，是的。是啊，听说，她经常跟艺术家们、钢琴家们交朋友，按照她在那儿的说法，她是跟狮子啦、野兽

---

<sup>①</sup>费佳（费多尔）的又一个昵称。

啦打交道了。她已经完全不知羞耻……”

“非常、非常可怜，”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说。“您知道，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按血统他是我的一个远房表侄啊。”

“可不是，太太，可不是。跟您家里有关系的事情，我怎么会不晓得呢？别那么想吧，太太。”

“您认为，他会来看我们吗？”

“大概会来，太太。不过，听说他打算到自己乡下去。”

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抬眼望了望天空。

“唉，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我忽然想到，我们女人一举一动都得谨慎小心！”

“有各种不同的女人，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不幸的是，有这么一种女人——性情变幻无常……嗯，轻浮，从小就没有养成遵规守矩。（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从衣袋里掏出一条方格蓝手帕，开始把它展开来。）这种女人，当然，有的是。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用手帕的一角先后拭了拭自己两只眼睛。）可是，一般说来，如果评判一下，那就……。城里头灰尘真多，”他结束说。

“妈妈，妈妈，”一个长得很不错的、约莫十一岁的小姑娘跑进屋里来喊道，“弗拉季米尔·尼科拉伊奇骑着马上我们家来啦！”

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站起身，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也站起来，接着鞠了一躬。“鄙人向您问好，叶列娜·米哈依洛夫娜。”他说罢，出于礼貌退到角落边，开始给自己又长又直的鼻子擤鼻涕。

“他那匹马非常非常出色！”小姑娘继续说。“他刚才在

花园栅门边对我和莉莎①说，他要骑到台阶前边来。”

听得到马蹄的得得声，随后一位体态英俊的骑者乘着一匹漂亮的枣红马，出现在街上，来到敞开的窗户前边站住。

### 三

“您好，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骑者以响亮、愉快的声音喊道，“您喜欢我这匹新买的马吗？”

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走到窗口边。

“您好，沃洛马尔②！哎哟，多可爱的一匹马！您向谁把它买到的？”

“向一位采购马匹的官员……。他要了很高的价钱，强盗。”

“它叫什么名呢？”

“奥尔兰德③……。可是，这名字起得不高明，我想换过一个……。好吧，好吧，我的小家伙④……。多么不安静的小伙！”

马儿打着响鼻，倒换着蹄子站着，抖动着喷着白沫的嘴唇。

“列诺奇卡，您来摸一摸它，别怕……。”

小姑娘把手从窗里伸出去，可是奥尔兰德突然站立起来，冲到一边。骑者并不张惶失措，两条小腿把马夹紧，向它颈部

① 莉莎是莉莎维塔的简便称呼。

② “沃洛马尔”原文为英语：Woldemar！——这是骑者的英文名字。

③ “奥尔兰德”是音译，俄语中这个词与“海鹭”的名词相近。

④ “好吧，好吧，我的小家伙……”这句话，原文为法语：Eh bien, eh bien, mon garçon……。



抽了一鞭，不管它的反抗，又把它勒住站到窗口前边。

“当心呀，当心呀<sup>①</sup>，”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反复说。

“列诺奇卡，抚摩它吧，”骑者示意说，“我不准它放肆。”

小姑娘又把手伸了出来，胆怯地碰了一下奥尔兰德颤动着的鼻孔，它不停地抖动着，咬着嚼环。

“好！”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赞叹道，“现在请您下来吧，到我们这儿来。”

骑者英姿飒爽地掉转马头，给马镫一蹬，迅速地奔过街道，走进了院子里。过了一会儿，他已经一边不时挥动几下鞭子，从前边的门跑进了客厅；同时，在另一道门的门槛上，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又匀称又漂亮的，约莫十九岁的黑发姑娘——玛丽娅·德米特里叶夫娜的大女儿莉莎。

#### 四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给读者认识的年青人，叫弗拉季米尔·尼科拉伊奇·潘辛。他在彼得堡当官，在内务部担负着特殊职务。他到奥……城来，是为了执行一项临时公务，听从省长、他的远房亲戚宗年别尔格将军指挥。潘辛的父亲，是个退伍的骑兵上尉，出名的赌客；此人目光柔和，面容憔悴，嘴唇有神经性痉挛，他一生都混迹在显贵的人们中间，经常到两个京城<sup>②</sup>的英国式的俱乐部去，被公认为狡猾、不很靠得住，但亲

<sup>①</sup>“当心呀，当心呀”，原文为法语：Prenez garde, prenez garde.

<sup>②</sup>指彼得堡和莫斯科。